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濟公活佛傳奇錄 第十六回 不避嫌裸體治癆 恣無禮大言供狀

話說那張公走進毛廁裏去，抬頭一看，只見旁邊矮柱上，掛著一個兜袋，用手一捏，知道是硬東西，連大便也不解了，忙解開了繩子，將袋束在腰間，忙忙走回家中。到家打開一看，卻是□錠白銀，兩口子好不歡喜。過了一夜，到次日早飯後，只見濟顛慢慢的走出來，叫聲張公：「你這時候還不出門，想是昨日得彩了？」張公道：「你好個老實人，約定請我，卻浪費了一日功夫，走到東花園來，那裏見你的影兒？要得我肚內餓不過，只得自己買面吃。」濟顛笑道：「我雖無親自來請你，你自家吃了，也算是我請你！」張公笑道：「這是如何算得？須是你拿出銀錢來，才算是你請我。」濟顛道：「兜袋裏的東西，不算我的，難道倒算你的？」張公張婆二人聽了，不禁大笑起來，知道瞞他不過，便道：「果然虧你指點，拾得些東西，就算你請的罷！」濟顛道：「昨日算我請你，明日還有一段因果，須是你請我。」張公道：「明日我就請你，不要又失約不來！」濟顛道：「我明日準等你。」說罷，就作別而去。到了次日，張公果真的又走到東花園前，只見濟顛已先在那裏張望。張公笑道：「好和尚！自己請人，便躲避不來，別人請你，便來得這早。」濟顛聽了大笑起來二人攜著手，同到一個酒店裏坐下，叫酒保燙酒來吃，吃了半晌，濟顛道：「不吃了，我們且出去看看！」張公忙付了鈔，同他走出店來，早遠遠望見毛廁門上，擾擾嚷嚷，圍著許多人在那裏看，張公不知何故，忙忙走上前，分開眾人，擠去一看，只見昨日掛兜袋的那根矮柱上，有個人把條汗巾縛了頸，吊在上邊打鞦韆。張公吃這一驚不小！心頭突突的亂跳，忙走出來，悄悄地對濟顛道：「東西雖得了，但這個罪過，如何當得起？」濟顛道：「只管放心，一些罪過也沒有。」張公道：「他準是為失銀子吊死，雖然不是我偷他的，卻實是我拾的，怎不罪過？」濟顛道：「你不知有一段因果，你前世是個販茶客人，這人是个腳夫，因欺你是個孤客，害了你的性命，謀了你五千貫錢；故今世帶本利送來還你，這吊死是一命償一命。自此以後，與你兩無冤業，因此我昨日叫你來收這宗銀子，以結前案，省得被他人拿去了，後日又冤纏不了。」張公聽了，才放下心，相別而回家去了。

那濟顛獨自一個走入城來，信著腳走到清和坊王家酒店門口，那店主人每當見了濟公，便歡歡喜喜地嘶叫，這一日全不睬著。濟公道：「我又不來賒你的酒吃，為何裝出這樣嘴臉來？」店主人聽見有人訴說他，方定了神，看見是濟顛，連忙陪罪道：「原來是濟師父，小人因有些心事，出了神去，竟不曾看見，師父莫怪，且請裏面坐一坐。」濟顛道：「你心下有甚事，這等出神？」店主人說：「不瞞師父說，小人有個女兒，今年□九歲，甚是孝順，不期害了一個怯症，已經半年，日輕夜重，弄得瘦成枯骨，醫生也不知請過多少了，總不見效，恐怕是個死數。老妻又日夜啼哭，故小人無可奈何，心中惱恨，一時出了神去，不曾看見師父。」濟顛道：「這個叫癆症（肺病），你肯教女兒同我坐一夜，包管她就好。」店主人道：「小人的女兒，已是個死人一般，師父又是一個高僧，這又何妨？」濟公道：「你既說不妨，我包管你醫好，但快將好酒來吃，吃得爽快，好得爽快！」

店主人久知濟公行事，多有靈感，連忙拿出酒來請他吃。那濟顛只顧一碗一碗的吃，直吃得□七八碗，見天色已晚，方吩咐店主人，叫他將女兒臥房內，四圍的窗戶壁縫，都用紙糊得密密的，不許透一點風氣。將香湯替女兒身上洗得潔潔淨淨的候著。自家又是吃了三五碗，吃得爛醉如泥，然後走入店主女兒的臥房內，將房門關得緊緊的，自己卻坐在床上，脫去身上衣服，露出了個精脊背，叫那女兒也脫了身上衣服，露出脊背來，與他背貼背，手勾手而坐，一面口裏又念道：

癆蟲癆蟲，身似蜜蜂，鑽入骨髓，食人血濃。

患者莫救，醫者難攻，運三昧火，逐去無蹤。

那女兒被濟顛勾著手，背貼背的坐著，初時不覺，及至坐久了，濟公的三昧真火發將起來，燒得那些癆蟲在女子脊背中鑽上鑽下，沒處存身。女子被癆蟲鑽得又痛又癢，只想將脊背拆開，濟公將兩隻手反勾緊了，略不放鬆。直坐到五更，濟公的三昧真火愈旺，那些癆蟲熬不過，只得從鼻子中飛了出來，那女子就一連幾個噴嚏，濟公已知是癆蟲飛出，連忙放了手，急急下床來捉時，不意窗外有個人，將窗紙舔破了偷看，癆蟲就乘隙處飛走了，又遺害別人。濟公□分怨恨，開了房門出來，對店主道：「你女兒得了我三昧真火，助起元神，不但癆蟲驅出，自此百病不生了。」店主人夫妻二人聽了，好不歡喜，伏在地下匍匐拜謝，又不及待的取了酒來，加兩樣蔬菜，濟公又吃了□餘碗，作別出門。

回到寺中來，剛是陳太尉因日前濟公訪他，府中有事，不曾留得他，今日特意整治了一對鴿子，一壇美酒，差人送到寺中請他。誰想那個差人，也是個好酒的，走到半路上，聞著這酒香，忍不過，就借人家一隻碗，倒了一碗酒，揭開了蓋，又偷下一隻鴿子翅膀來，一齊吃在肚裏，吃得快活。暗想道：「就是神仙，也不知道。」及走到寺中，恰遇濟公回來，遂將酒與鴿子交與濟公，道了太尉之意就要別去。濟公道：「你且略坐著，好讓我倒出，以便將空盒子帶回去。」就叫沈萬法去取出一隻碗，一雙筷子來，將碗兒盛酒，就用筷去夾那鴿子肉來下酒，不一時，酒也吃完，鴿子肉也吃盡，那差人就要收了盒子酒壇回去。濟公道：「你且慢著！偷了多少酒，入肚無賊，也就罷了。只是那只鴿子肉，少了一隻翅膀，卻是怎說的？」那差人見濟公將鴿子肉吃盡，那裏去查賬，便嘴硬道：「酒是走急了，在路上撞潑些，也未可知。這鴿子，是老師父全部吃下肚裏去，怎說這話來冤枉我？」濟公道：「你說冤你麼？還有個見證，你且帶回去！」遂走到階前，仰面向天嘔道：「鴿子鴿子出來罷！」只見喉嚨裏呱呱有聲，忽飛出兩隻鴿子來，一隻翅膀是全的，便飛在空中去了，一只只有半邊翅膀，飛不去，只在階前跳來跳去，濟公對著差人道：「你見到嗎？如今還是冤你不成？」差人見濟公如此神通，嚇跪在地下，只是磕頭道：「小人該死了，只求老師父方便罷！」濟公笑一笑，向那鴿子作頌道：

兩翅雙飛，一翅單飛；

雖然吃力，強足濟饑。

頌罷，那鴿子將一隻翅膀振一振，突然飛去，正是：

不可思來不可議，玉手為之宛遊戲；

始知菩薩一點心，俱要普為萬物利。

又一日，濟顛出門閑走；遇見一個畫師，扯著他道：「我昨日一時高興，偶畫了一幅喜神在此，你可細看看卻像那個？」濟公同他走進去一看，大笑道：「醜頭怪面，倒像我的嘴臉，我又無錢送你，為何替我畫了出來？」畫師道：「我感你做人好，故白替你畫了。但是你須自家題幾句，在上面方好看。」濟顛道：「這個容易。」遂討出筆硯來，磨得濃墨，提起筆來寫道：

面黃如臘，骨瘦如柴；

這般模樣，只好投齋，

也有些兒詭異，談禪不用安排。

濟顛題罷，謝了畫師，遂拿了軸子，一逕進城，到徐家裱畫鋪來央他裱畫。徐家原是淨慈寺的主顧，又與濟顛相好，千歡萬喜的，留他吃酒，濟顛也不問長短，直吃到爛醉如泥，方才出門。腳高步低，東一歪，西一撞，方走到清和坊，早一跤跌倒在地，爬不起來，竟閉著眼睡著了。

恰值馮太尉的轎子經過，前導的衛士見了，忙吆喝他起來。濟公道：「你自走你路，我自睡我覺，干你甚事？」兩下正在爭嚷，太尉的轎早到面前，喝罵道：「你這和尚係是出家人，怎如此無禮！」濟公道：「我多吃了一碗酒，一時走不動，在此暫睡，你問我怎的？」太尉大怒道：「你一個和尚，就敢頂撞我駕，且管你一番！」吩咐四、五個衛士，將濟顛扛到府中堂廳放下，喝道：「你這和尚，既入空門，須持五戒，卻貪酒顛狂，醉臥街坊，怎說無罪？」叫徒人將紙筆與他，問他是何處的僧人？有何道

行？可實實供來！濟顛接了紙筆寫供道：

南屏山淨慈寺書記僧道濟，幼生宦室，長入空門。宿慧神通三昧，辯才本於一心，理參無上妙用不窮。

雲居羅漢惟有點頭，秦州石佛自難誇口。賣蘿蔔也吃得飯，打口鼓盡覓得錢。倔強賽過德州人，蹊蹺壓倒天下漢。

尼姑寺裏談禪機，人人都笑我顛倒；娼妓家中說因果，我卻自認瘋狂。唱小詞，聲聲般若；飲美酒，碗碗曹溪。坐不住禪床上，醉翻筋斗戒難持；鉢盂內供養唇兒，袈裟蕩子盧婦皆知。

好酒顛僧，禪規打倒；圓融佛道，風流和尚。醉昏昏，偏有清閒；忙碌碌，向無拘束。欲加之罪，和尚易欺；但不犯法，官威難逞。請看佛面，稍動慈悲；拿出人心，從寬發落。今蒙取供，所供是實。

濟顛寫完呈上，馮太尉雖不深知其妙，但見他揮灑如風，暗自驚喜，及見他名字是道濟，方驚說道：「原來你就是淨慈寺的濟書記，但我同僚中，都說你是個有意思的高僧，為何這等倒街臥巷？莫非是假的，我聞濟和尚做得好詩，你且做一首招供詩來我看，便知真假。」濟公道：「要做詩是越發容易。」遂提起筆來，題詩一律道：

削髮披緇已有年，惟同詩酒結因緣；

坐看彌勒空中戲，日向毗盧頂上眠。

撒手便能欺□聖，低頭端不讓三賢；

茫茫宇宙無人識，只道顛僧擾市廛。

題畢呈上，太尉大喜道：「好詩！好詩！想真個是濟顛僧了。但今日有此一番，不便加罪。」遂叫左右：「且放他去罷！」濟顛哈哈大笑道：「我和尚吃醉了，衝撞了太尉，蒙太尉高情放了，只怕太尉查不出「玉髓香」，朝廷未必肯輕易放你哩！」太尉聽得濟顛說出「玉髓香」三字，驚得呆了半晌，連忙問道：「這「玉髓香」濟師莫非知道些消息麼？」濟公又笑道：「貧僧方才供的，賣蘿蔔也吃得飯，這些小事，怎麼不知？」太尉聽見他說知道，滿心歡喜，連忙走下座來，將濟顛親自扶起來，重新見禮，分賓主坐下，問道：「濟公既知，萬望對學生說明！」濟顛道：「貧僧一肚皮的酒，都被太尉唬醒了，清醒白醒，說來恐怕不準！除非太尉布施，還了貧僧的本來面目，或者醉了，反曉得明白。」太尉沒奈何，只得吩咐當值的，整治酒肴出來與他吃。正是：「禪機不便分明說，假作糊塗醉裏言。」

畢竟不知這「玉髓香」有甚來歷？濟顛曉得馮太尉就這等著忙？且聽下回分解。

評述：

一、張公毛廁撿得錢，原是收回前世債，無奈害得失錢者上吊身亡，張公只喊：「罪過！」我道：「他是前世害你的兇手，奪你錢財的腳夫，今世本利相還，他也落得輕鬆，吊在毛廁上蕩鞦韆，借此一了笨重包袱，好叫明白因果相報。」

眾生啊！不貪詐、莫淫邪，免得來世不回家！

二、王家酒店親切招呼道濟，說是他家女兒，今年□九歲，害了重病，弄個瘦成枯骨，群醫束手，都說是：「死症。」我道：「這是肺癆，我來醫保好！」夜裏喝得爛醉，叫他女兒裸體坐在床上，我也脫去身上衣服，背貼背，手勾手而坐，如此親熱，幹啥名堂？我發起三昧真火，燒得那些癆蟲魂飛魄散，從女子鼻中逃命去，病果然痊愈，又受了真氣灌注，神足氣壯，酒店主人五體投地，感謝不盡了！

三、有道：「僧人光身與裸女同床靠背，真是敗壞佛門清規！」

我道：「光明磊落，袒裡相見，一見本來面目，原來是一具醜陋身子，何足貪戀？癆病可畏，豈敢萌起色念！一念淫心起，百萬癆蟲入，不敢不敢！況五癆七傷，皆源於七情六欲，世人務必戒色養身矣。」

又問：「世人可以學此法乎？」我道：「未有如是定力，切莫學此柳下惠，否則醫生成病人，無藥可救！」

又問：「如此露體相背，肌膚之親，是否已破佛戒？」我道：「背著病骷髏，走在鬼山坡，我佛慈悲，好事多做，不但未破戒，還獲得功德多！不動心性，美女在旁有何妨？身雖在家，神魂飄蕩，盡想美色，才具罪狀！老神在在，絕不彷徨，不像世間的「馬殺雞」，故不必驚慌！」